

药都魂

紫竹堂 著



药都魂

紫竹堂 著

谨以此书
纪念药都老一代恪守中华医德的先辈

药味浓郁满街巷，大小药市尽药庄。
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祁州始卫康。
蝉翼清夏天下绝，百刀槟榔世无双。
扶伤救死最神圣，药都美誉千古扬。

中华医药贯长河，救死扶伤重品德。
看病不分贫与富，行医最忌诿和拖。
加工饮片求精细，选药开方去伪讹。
未病先防已杜变，病人得救乐呵呵。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药都魂 / 紫竹公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108-2813-3

I. ①药… II. ①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0444号

药都魂

作 者	紫竹公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亿浓世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30
字 数	615千字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813-3
定 价	66.00元

内容简介

小说通过对药都祁州一位中医坎坷曲折人生经历的描述，讴歌了“殚精竭虑、悬壶济世，一视同仁、救死扶伤”、“布方严谨，用药精准”；对症下药，辨证施治，灵活运用包括砭、针、灸、药和精神疗法等在内的各种手法；视行医为天职，不顾个人安危得失而痴迷医道及行医不分贫贱、亲疏，看病不计公愤、私怨，出诊不分昼夜、早晚，以及看病为先、后计药费、对症下药、杜绝假药乃至减免药费、开展义诊等崇高医德；饮片加工“选料为先、质量第一，杜绝假冒、按质论价”的崇高药德。崇高的传统医德和药德，铸就了药业千年不衰的药都之魂。

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或为“外淫”所伤，或为“内情”所扰；或因纵欲而导致沉痾，或为偷情而染上性病；强忍丧子之痛仍冒着滔天洪水之险救治病人，因灾后义诊而陷入经济困境，为抗日“偷”药而险遭不测，为创建公社药厂而呕心沥血。师傅的谆谆教诫、处变不惊和师妹的深情厚谊、惨遭不测；大师兄的嫉妒、贪婪、狡诈和残忍；庄稼汉和风尘女的挚爱、英烈；亲友的坑蒙拐骗和荡妇处心积虑的勾引及不择手段的报复；个别领导的翻云覆雨、言而无信，亲朋和徒弟在关键时刻的“丧良心”；“铁队长”和“李副厂长”之高风亮节，广大群众的质朴诚实及见义勇为等等，都跃然于笔端。

寓理于事，把叙事与言情、启悟、警世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主人公一生坎坷经历之必然性和偶然性，社会环境与个人禀赋和性格气质等方面的深层原因，深入而艺术地做了剖析。生动明快的语言刻画出诸多人物形象，深入浅出的文笔昭示出许多医疗保健知识和人生哲理。同时，巧妙地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笔法，力图从文化深层探究、挖掘导致社会动荡和人生悲剧的根源，反映三教九流各派文化融合的大趋势，使其在朦胧的意境中，又增加了知识性、趣味性、感染力、可读性和耐读性，可使读者在欣赏一般小说所具有的情节跌宕的故事和情趣时，还可学到医疗养生知识，玩味包括儒、释、道等在内的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的意蕴，领悟和深省人生哲理的启迪和警示，感受多方面的文化熏陶和润泽。

作者以对于家乡尤其是老一代中医药先驱的无限钟爱之情，以兼通医、易相通之理和深厚的国学文化功底，及其多年对于中医药学和养生学的研究，浓墨重彩地描写、讴歌了铸就祁州药业千年不衰的药都之魂。

《药都魂》对于教育后代子孙，继承、发扬崇高的传统医德、药德，对于弘扬药文化，振兴药都中医药大业，以及促进全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无疑都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目录

引 子	1
第一章 “我一定要当看病的先生！”	3
1 童心萌念	3
2 冒险救治	9
第二章 冒雨接应	15
3 “我会不会像骡子呢？”	15
4 “这小子有出息！”	21
第三章 痴迷医道	27
5 了尘法师	27
6 差毫谬千	29
7 疑云迷雾	31
第四章 人间真情	33
8 师妹淳情	33
9 杏林苦度	37
10 循循善诱	40
11 愧不敢当	43
第五章 不测风云	47
12 入心叵测	47
13 横祸飞灾	55
14 愧对重托	59
第六章 悬壶济世	63
15 暗示疗法	63
16 辨证施治	65
17 “大擻头”白得“一沾醉”	71
第七章 成家立业	75
18 痛失长子	75
19 缔结良缘	77
20 傻不傻	82
第八章 独撑门面	85
21 依依分手	85
22 肝胆相照	88

23 人跟人不一样	97
24 “不管是谁，有病咱就给治！”	101
第九章 人心难测	106
25 抗日硝烟	106
26 真真假假	109
27 身陷狼窝	112
28 百思不解	115
第十章 家业两难	119
29 次子夭折	119
30 冒险出诊	122
31 虚与委蛇	125
32 灾后义诊	129
33 夫妻英烈	137
第十一章 人生之网	143
34 钱啊，钱	143
35 啊，报应	148
36 争取“楚霸王”	152
37 解不开的谜	156
38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62
第十二章 人与鬼	165
39 活见鬼	165
40 大黑和小白	167
41 “医德跟谁都要讲！”	172
第十三章 人与兽	177
42 人面兽心	177
43 “鬼”与“狼”	182
44 心病难医	185
第十四章 生死关头	187
45 死亡边缘	187
46 精神疗法	191
47 开心一刻	194
48 恨爱之间	199
49 干戈玉帛	204
第十五章 人世沉浮	210
50 药都四绝	210
5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214

52 人情冷暖	219
53 田园风光	226
第十六章 人生百味	230
54 苦乐之间	230
55 名缰利锁	233
56 人性善恶	237
57 庄户人家	242
58 旦夕祸福	245
第十七章 半农半医	249
59 小康之家	249
60 情志疗法	255
61 人人是本难读的书	260
第十八章 理想与现实	266
62 联合诊所	266
63 灾后无灾	270
64 以情胜情	272
第十九章 “一天等于二十年”	278
65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278
66 骑虎难下	285
67 昼夜鏖战	290
第二十章 急流漩涡	294
68 “共产风”刮到自家头上	294
69 白吃白喝的“共产主义”	298
70 身处漩涡	301
第二十一章 万般无奈	308
71 身不由己	308
72 “一溜烟”	312
73 “治了病治不了饥！”	319
第二十二章 山雨欲来	323
74 蓄意迎合	323
75 民以食为天	325
76 亢龙有悔	330
77 淫欲烈焰	336
第二十三章 短兵相接	343
78 觅踪访友	343

79 第一需要	346
80 泾渭分明	348
81 唇枪舌剑	354
82 想学作文先学做人	360
83 迷惘惆怅	363
第二十四章 “七七蒙冤”	368
84 “套本来就乱着！”	368
85 “只好丧一次良心了！”	373
86 生死两难	377
87 既做婊子又立牌坊	383
第二十五章 身陷囹圄	391
88 雪天惊雷	391
89 是是非非谁来定	395
90 亲痛仇快	399
第二十六章 苦难岁月	405
91 不得不学“做贼”	405
92 12斤小麦	409
93 学会自救	412
94 是非得失谁能说清	415
第二十七章 好梦难圆	418
95 看望和指望	418
96 抚慰和憧憬	421
97 难圆的梦	428
第二十八章 简朴真理	433
98 时乖命蹇	433
99 善恶终有报	437
100 三不一定比二大	443
第二十九章 九死不悔	446
101 “小儿王”之死	446
102 郁劳成疾	448
103 不忘天职	452
104 贫病交加	457
105 痴迷医道	461
尾 声	466
后 记	469

引子

久患沉疴的宗先生处于弥留之际。

神志恍惚中，他看见既似僧又像道的了尘法师腾云驾雾般走来，冲自己说：“老施主，久违了！”

他嘴唇翕动，两脸红涨，却一句话也说不出，而泪水却早已顺着两腮滚落。

“善哉！老施主有什么话，尽管跟老衲道来！”了尘法师说着，将手中拂尘在他面前只轻轻一甩，他便顿觉一股热流即刻涌遍全身，瘫痪的肢体立刻运转自如，竟自己撑坐起来，而长久失灵的口舌也一下灵便了。

“唉！”他长叹一声，禁不住泪水涌泻，哽咽了好一会儿才道，“一言难尽！恳请恩师带我去吧！”

“哈哈！”笑声洪亮，震天动地，“辗转几十年，老衲多次点化施主都遭拒绝！怎么，今日果真顿悟了？”

“是。”他依然哽咽。

“善哉！”了尘法师拱手道，“老施主三番五次拒绝老衲点化，以至于历尽磨难。罢了罢了！去就之分，皆在缘分。逝者已矣，来者可追。今番顿悟，实乃机缘！因老施主一生悬壶济世，积善行德，故修得可自择来世之正果：有两个归宿，可供老施主抉择！”

“但不知是哪两个归宿？”

“一者为佛，可享超凡脱俗无忧极乐之福；二者成仙，能得长生不老清静自在之娱。老衲当为老施主恭贺！”说着又一拱手。

他却呻吟道：“宗某不才，哪儿配享这样的功德！但不知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可供冥顽选择者否？”

了尘法师诧异道：“茫茫尘寰，再无比此两者更佳的归宿了！”

他低头喃喃：“成佛成仙虽是好多人所祈求的，可宗某却无心消受！尘世各种病患依然肆虐百姓，使众人不能得享天年，至于使人夭折、生离死别者，更令人惨不忍睹！所以，宗某既不想为佛也不想成仙，只想来世还当医生！”

“唏嘘！”了尘法师不由叹道，“难道今生今世为行医所遭受的磨难，还不足以让老施主痛心疾首、心灰意冷吗？”

他抬头冲了尘法师一作揖：“请恩师明鉴！正因宗某今生罹遭磨难，未能很好地履行天职，所以希望在来世能够补偿，报效家乡父老和天下百姓！”

“阿弥陀佛！此心可敬，此情可嘉！只怕尘世混沌，风云多变，老施主的想法难以如愿啊！”

“来世若不能遂愿，还有再来世！就是轮回九十九次，宗某还是只愿当医生！相信历经千劫万难，总有实现的那一天！恳求恩师玉成！”又冲法师深深地作揖。

“这……”了尘法师不禁露出疑难之色。

他立刻扑伏在了尘法师面前，再三泣拜道：“恳祈恩师玉成！”

了尘法师扭正身躯，冲着上天合掌作揖，念念有词，旋即转身冲他一甩拂尘：“善哉！老衲成全施主就是了！只是眼下尘世阴霾尚重，且老施主真元损伤太大，得随老衲去那‘如意山’‘自主轩’之‘颐养阁’，养息一番才好。”

他连连磕头拜谢：“如此甚好！多谢恩师！”

了尘法师一展拂尘，道一声“随我来”，便携他腾空飘然而去……

第一章 “我一定要当看病的先生！”

1 童心萌念

闪电催着雷鸣，狂风赶着暴雨。烟雨茫茫，洪水滔天。

民国六年夏季，一场百年不遇的水灾袭击冀中平原。从北往南，唐河、沙河、磁河、滹沱河等同时泛滥，将中下游的农田、乡村一股脑儿地抛入一片汪洋之中。

位于沙、磁两河之间的药都祁州县文桥镇和章村一带，首当其冲。这一带沙、磁两河之间的距离长也不过几里，而南面不远处又有滹沱河。由于磁河南岸的千里堤和滹沱河北岸的大堤都决口，不仅沙、磁河的水连在一起，而且滹沱河的水也流泻过来。

千里茫茫，一片汪洋。

位于祁州县城以南30来里的文桥镇，北临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故乡伍仁村，南毗贵妃桥，此时只剩下残垣断壁。就是贵妃桥中央那块被奇妙传说神化了的，据说从未被洪水淹没过的“贵妃石”，也早就看不见踪影。

位于文桥镇北面紧靠沙河南岸的章令村，已经有少半个村子被沙河的滚滚洪流吞噬。而它上水的流淘村也有几户人家的房屋塌进急流。其他村庄的多半民房也都坍塌。洪水涨到高峰，肆虐了几天才开始回落。可人们还没有喘过气来，疫病又开始流行。

位于文桥镇西面的章村，因为村南的磁河离村很近，而村北的沙河离村也不远，虽然没有出现房屋被洪水直接吞噬的威胁，但也受灾很重。除了曹家街、宗家台几家财主的宅第没有倒塌外，其余人家的房屋都倒塌得七零八落。家家户户都被困在用席子、苇箔等搭起的窝棚里。

章村是个大村，有一千多户，分成两个行政村：以十字街的南北大街为界，往东是东章村，人们习惯称“东头”；往西是西章村，人们习惯称“西头”。

这个村子东西长而南北窄，十字街位于村子的中部偏西、偏北。在十字街的东西大街西侧不远处的北面，有一座格外显眼的一色汉白玉建造的石牌坊。据说是明代宗氏家族为一位守节的寡妇立的。满街的洪水在流经牌坊时，因为受到阻隔，时不时泛起一个个漩涡。

在这座坊牌的北侧住着一户人家，它的主人叫宗连熙，字树清，排行老三，正值壮年，中等个儿，相貌清瘦。

这天早上，雨停了，低垂的云幔像是一口盛满水的大锅扣在头顶。宗连熙和妻子焦氏在窝棚边，唉声叹气，神色疲倦。

丈夫说：“得想法给孩子们看病，光这么耗着可不行！”

“唉，”妻子长叹口气，“咱这么大的一个村子，又这么多人闹病，可就闫先生一家药铺，怕是找到他也很难哩！”说着摸着二儿子的头，“脑袋还这么烫！老天爷呀，你行行好吧，可别让俺孩子

有个三长两短哪！”

担心和忧愁绞扎着这对夫妻。不几天工夫，光这一弯儿就死了好几个人了，其中包括跟二儿子同岁的牛犊。他们的6个孩子接二连三地都闹开了病。先是大儿子、二闺女，接着是大闺女、小闺女和小儿子，满以为二儿子躲过去了，想不到轮到他病得更厉害：上吐下泻地闹了一天一夜，这会儿还烧得迷迷糊糊的。

令他们忧愁的不光是这个，还有6间房子倒了一半，剩下的3间也风雨飘摇。这一家人除了种庄稼以外，主要靠丈夫秋后到窑上扣坯和妻子纺线织布挣些零钱花，再也没有别的进项。

宗连熙环视一下残墙断壁，满院子的泥泞、垃圾，不免皱起眉头，目光又移到一家老小身上。

6个孩子：3男3女。最大的13岁，最小的才3岁；老大、老三和最小的是闺女。由于家境不富裕，孩子们平时只是填饱肚子而已，所以长得都不壮。大水进村后，吃饭没时没晌，再加上一闹病，就更都瘦弱了。

大闺女凤珀和二闺女凤阁这时正钻到窝棚底下，用手捡拾被洪水浸泡过的山药（红薯）干。大儿子谨章则正在道旁用笊子勾捞漂在水上的稀罕物件。宗连熙把两个闺女叫过来，摸了摸她们的额头，轻轻嘘了口气，然后凑到大儿子跟前说：“病刚好，别淘气了！”说着，搂过儿子的脸，深深地亲了一口，叮嘱“小心别栽到水里！”

随后，他又走到窝棚前，看了看仍在熟睡的小儿子茺章和小闺女庆珀，分别轻轻地抚摸了一下他们的额头，冲着坐在窝棚里正搂着二儿子愁眉不展的妻子说：“这两个小不点儿的脑袋还是有点儿烫，”接着一摸二儿子涨红的脸，立刻着急地喊道，“哎呀！这小子烧得厉害！我得赶紧去请闫先生！”拔腿就走。

妻子焦氏瞅着他的后影叮嘱道：“小心点儿！”

二儿子名晟魁，字瑄章，今年7岁。这时，他觉得自己迷里迷糊地正跟好伙伴儿牛犊哥跑到村南的磁河边。

河水清澈，缓缓流淌。俩人争先恐后地跳进河里。

哎呀，好凉！他不由得打了个激灵，嚷道：“牛犊哥，好冷！咱们别游了。”说着就往岸上游。

“嘿！好大的鱼呀！”听到牛犊的惊叫声，他赶忙回头看。只见浪花飞溅，一条从未见过的大鲢鱼从下水鳃过来。当牛犊哥正高兴地拍着水花欢迎它时，那家伙却猛地张开血盆大口一下把他吞进肚里。

“牛犊哥！”他惊叫着，见那家伙朝自己扑来，慌了，“娘，娘”地喊着，猛觉得整个身子被吞进肚里，立刻就像掉进冰窟窿，冻得浑身哆嗦。

“晟魁！”娘焦灼地喊着怀里的儿子，用袖口擦着渗满他额头的冷汗。

谨章、凤珀和凤阁也都急忙围过来，连声哭喊：“二弟！二弟……”

“牛犊哥！”小瑄章喊着，慢慢睁开眼。

“晟魁！”做娘的惊喜地喊着，冲着凤珀一努嘴，“快端水来！”

娘接过大女儿端来的碗，“来，喝口水。”说着，将他扶起钱在自己怀里。

小瑄章喝了几口水之后，气色好多了。娘用手摸摸他的额头，不烫了，憔悴而忧愁的脸上绽出一丝微笑。

“牛犊哥！”小瑄章突然喊道，两手紧紧抱住娘的腰，“娘，我想牛犊哥！”

娘的心头一震。啊，牛犊！一个活蹦乱跳，结实得像头小牛犊的孩子，竟在前天殇了！他才比晁魁大半岁啊！

她的心紧缩一下，紧紧地搂住儿子，就像是怕有人跟她抢似的。

好伙伴牛犊哥的死，对小璋章刺激非常大。

前天后半晌，大水刚回落，他就蹚水过街去找牛犊哥，老远就看见他家的窝棚围了好多人，传来大呼小叫的声音。他赶紧跑过去，只见牛犊哥躺在大娘怀里，脸涨得通红，闭着眼睛，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地响。大娘、大伯等连声地呼喊，他却没有任何反应。

“闫先生，快想法救救俺小子！”大伯拉住老先生的胳膊不知所措地摇晃着，突然扑通跪在泥地上。

闫先生急得结结巴巴地说：“所有的法子，咱都、都用过了，这我也不知怎、怎么治了？”

小璋章急了。他挤到牛犊跟前搂着他的脖子哭喊：“牛犊哥！牛犊哥！”

牛犊似乎听到了喊声，慢慢睁开眼睛，呆滞地望着娘，满是燎泡的嘴唇抖动着，好半天才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娘，就又合上了眼。几颗泪珠从他眼角迸了出来。

“牛犊哥！”小璋章伏在牛犊胸前涕叫，见无反应，忙又回头抱住闫先生哭着央求道，“爷爷，你快救救牛犊哥吧！”

闫先生急得一会儿摸摸牛犊的脸，一会儿又号号他的脉，连连摇头，显得焦灼而无奈。

这位老先生对于发水可能引发的疫情，是有所准备的。他知道这么大的村子就自己一家药铺，平时就没个闲工夫，一发生疫情就更忙得不可开交。他的医术虽然一般，但医德却很高尚。不论谁有病，只要去请，他都会及时赶到，即使半夜三更也在所不辞。所以，东、西两头不论大人、孩子，没有不认识他的。他比较拿手的是针灸，这对于比较穷苦、掏不起钱买药的乡亲们来说，无疑减轻了许多负担，然而却招惹得小孩子们的记恨，以至老远看见他就跑得远远的，而每当孩子们调皮时，大人只要喊一声“闫先生来了！”孩子们便马上吓得不敢哭了。所以，闫先生常饶有风趣地感叹：“唉！在小孩子们眼里，我比狼还可怕哩！”

由于这一带经常闹水灾，他积累了经验：只要大水一围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药品放到安全地方。这一次也不例外。在药房倒塌之前，他早就把常用药品收起来放到窝棚里了。所以，一发生疫情，除了个别症候外，一般的病并未影响用药。况且，他擅长的是针灸。

小璋章此时见人们一个个除了着急、涕哭以外，谁也没有办法，不由得想道：这么大的一个村子，为什么只有闫爷爷会看病呢？

面对病情恶化的牛犊，闫先生没了主意，忽然说：“要不去请毋极的孙老先生！”可一瞅满街横冲直撞的洪水，就又惆怅地说，“这大水挡着，又百八十里路，来不及了啊！”

牛犊爹急得连连跺脚，瞅着灰蒙蒙的天空哭喊：“老天爷呀！你真的忍心要俺小子的命吗？”忽地扭身一把拽住闫先生的胳膊，声泪俱下地央求道，“你就再给扎扎吧！”

“你就再给扎扎吧！”众人也都急得大眼瞪小眼地央求道。

闫先生手捻银针，选准一个穴位扎下；见牛犊没动静，又换了个穴位。

“小，犊子……”爹、娘接连不断地呼喊。

“牛犊哥，你就睁开眼吧！”小璋章拼命地哭喊。

牛犊的眼睛终于又睁开了，而且睁得大大的，先是叫了两声爹娘，接着猛地攥住小璋章的一只手，瞪着双眼吃力地叫道：“二弟！等俺好了，咱们还去河里……”突然脖子一歪，再也不动弹了。

闫先生无奈地摇摇头。

牛犊走了。他的双眼还睁着，嘴还张着，右手还攥着小璋章的手。

刹那间，就像天塌了一样，人们慌作一团，哭作一团。

“牛犊哥！”小璋章扒在牛犊的身上痛哭。

他做梦也没想到，成天从早到晚跟自个儿一块儿玩耍的小伙伴，竟这样走了！就在水还没进村子时，他俩还一块儿在胡同口打捻子呢！后来，又一块儿在水里捞东西。他们曾背着两家的大人合计：等大水一退出村子，就拽着簸箩游到地里去挖被涝了的山药……

他是第一次亲眼看见人的死亡。尽管那双眼睛还瞪着，那张嘴还张着，那只熟悉的手还搭在自己手上，可他一点儿也不怕。

他不相信牛犊哥会死！

他边呼喊边拼命地摇着那渐渐僵挺的身子。没有反应，没有动静。

牛犊哥！你真的就这样走了吗？

老天爷呀，你怎么也专欺侮小孩子呀？

可恶的病魔！是你把活得好端端的牛犊哥给夺走了！

牛犊哥呀，你走得太可怜了！

牛犊哥，我知道你为什么张着嘴，因为你有许多话想说呀！我知道你为什么瞪着眼，因为你不甘心就这么离开俺们呀！我知道你为什么拽着俺的手不放，因为你舍不得离开俺呀！

一从牛犊家回来，他就病倒了……

娘知道他又在想念牛犊，忙劝道：“小，就怪你犊子哥的命不好。”

“不！”小璋章摇着头，“就怪闫爷爷笨！”

娘忙说：“小，可不能埋怨你闫爷爷呀！常言说再有艺儿的先生也‘治了病治不了命’啊！”

啊，命！小璋章的心灵震撼了一下，紧紧偎在娘的怀里，眨巴着眼睛问：“那我的命会不会也跟牛犊哥一样啊？娘！”

娘一愣，心里像是立刻压上一块千斤重的石头，沉重而不安起来。因为对于人们天天谈论的“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也说不清啊！不过，她马上自我镇静了一下，爱抚地摸着儿子的脸说：“不会的，你的命很好，咱不是找算卦的给算过了吗？”

这时，宗连熙搀扶着闫先生来了，后面还跟着几位乡亲。

“闫先生，又麻烦您了！”娘说着，忙让开胳膊好让闫先生给儿子看病，“他这工夫像是好些了。”

闫先生一边摸着小璋章的脸，一边和蔼地问：“淘气包，觉得哪儿不好受？”

小璋章一眼就看见了针荷包，忙喊：“爷爷！我好了，可别给我扎针了！”

“好，咱今天不扎针。”闫先生说着，仔细地查看了面、耳、舌苔、手和身上等，又摸了摸脉，“哦，不要紧了！”接着又给旁边的两个孩子看了看，告诉宗连熙夫妇，“这小闺女不要紧了，可这小小子还得扎针！”说着，从荷包里取出银针，一针刚下去崑章就醒了，哭喊着不让扎。宗连熙忙帮着按住。

小璋章看到弟弟哭闹得像是挨宰的猪似的，不由想起自个儿挨扎时的害怕情景，不免为弟弟鸣不平，暗自骂道：“这老家伙真狠，就爱给小孩儿扎针！”

可是，一看弟弟不一会儿竟坐起来，虽然鼻涕眼泪地还在抽泣，但精神好多了，他又不免想：

这扎针为什么能治病呢？听说针扎的地方叫穴位，那穴位是什么呢？老先生扎针时，为什么有时正着拧拧，有时又倒着转转呢？为什么有时扎一下马上就取出，有时扎上后要待好半天才拔呢？还有那些药，不都是些草根、树叶、虫子、石块儿什么的吗，熬出来黑乎乎、脏兮兮的，喝起来苦里吧唧的不是滋味儿，怎么就能治病呢……一连串的疑问在他的脑海里涌现、翻腾，不知不觉生出一个念头：我长大要是也会给人看病该多好啊！

这时，又见闫先生从药囊中掏出几包药，交给爹说：“这两包是给两个小不点的，这一包是给这个淘气包的，”说着，摸了一下他的头，“赶紧熬熬，让仨孩子喝下。”

宗连熙连连答应着，焦氏却不好意思地说：“闫先生，让您老泥里咯唧地跑来忙活了半天，连口热水也顾不上喝！”

“哪儿那么多的礼儿！我得赶紧去别人家！”瞅了瞅早已在旁边等候的人，“你看他们早等急了！”

“爷爷……”小琯章想喊，可声音刚一爆发就被卡在嗓子眼了。他想跟闫先生说自己想学看病，可又怕让大人笑话。就在他犹豫的一刹那，闫先生已被人搀扶着蹚着泥水走了。

他只好搂着娘的脖子说：“娘，我想跟闫爷爷学看病！”

娘一愣，瞅着二儿子天真的样子，不在意地哄道：“好，等你病好利索了咱们就去跟你闫爷爷说！”

妹妹庆珀醒了，母亲忙抱起她亲昵地说：“我的宝贝儿闺女醒了，等你二哥长大了也当先生，咱就不怕得病了！”

“我不让二哥当先生，先生坏，尽给人扎针！”妹妹搂着娘的脖子，冲琯章嚷，“二哥要是当先生，我就不管你叫哥了！”

小弟茺章也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也不让二哥当、当先生！”

小琯章急了，涨红了脸冲着弟弟、妹妹嚷起来：“你们没看见咱们得了病，咱爹、咱娘多着急呀！咱自己要会看病，还用爹娘一趟趟地请先生吗？”说着，冲着大哥和两个姐姐问，“你们说是不？”

“咱们家要是出个大脉先生，那敢情好了！”大哥和两个姐姐异口同声地说。

宗连熙正在一个心思地忙着在一个旮旯里支着药锅子熬药，没有听清孩子们说什么。熬药本是简单的活，可是眼下却不那么容易了。因为雨淋水冲，柴禾都湿漉漉的不好点着。他只好从花秸垛的中间掏个洞，从最里边勾出些干的来，再从倒塌房屋的废墟中拣些椽子头劈开，先用火镰打着火绒，用嘴吹着气把花秸引着，再慢慢地把劈得很碎的干柴一块儿一块儿地引着。只见他熏得灰黢燎耳、两眼流泪，好不容易才把两个最小孩子吃的药熬出来。

见他累成这副样子，妻子早不忍了，过来帮他把药澄在两个碗里，说：“剩下的我来熬，你去喂他们俩吧！”

宗连熙将两碗药汤分别给小闺女和小儿子喂下后，才顾得擦把脸。

这时，小琯章过来拽住他的胳膊央求道：“爹，我要跟闫爷爷学看病！”

他一愣，一看儿子一脸的稚气和认真的模样，心头不由掠过一缕欣慰。

对于六个孩子的前途，他似乎没有认真考虑过。打分家单过以来，随着不断地填丁加口，只觉得两口子像是拉着一辆大车，自个儿驾着辕儿，老婆拉着梢儿，颠颠簸簸地行进在充满沟沟坎坎的道路上，分量越来越重。

人哪，是多么矛盾！当看到一个新的宝宝呱呱坠地时，心里不由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和喜悦！

可是当为衣食住行发愁时，又不免有后悔之感。然而，新的生命还是一个接一个地到来，而一当看到一个活蹦乱跳的小生命出现在自己怀里，吸吮自己的乳头或开始跟自己亲吻时，欢快和希望的火种就又在胸中燃烧起来。

于是，天下做父母的就处于这么一种喜悦——忧愁——喜悦，循环往复的矛盾之中。

自个儿是个庄稼人，近百年来祖上未曾有人当过大官，而做买卖和种地发家的倒有，但除了从那里在村里仅有的高耸而坚实的砖石构筑的宗家台，那枝繁叶茂、连成一排的藤萝树能窥见一斑外，就再无所知了。祖父虽然在北平和天津做过买卖，可父亲却主要靠种庄稼为生。平常年头，生活还过得去，可一遇到灾荒，就紧紧巴巴的了。尤其是一赶上闹病，更格外让人发愁。这么多年来，村里一直缺少看病的先生。自个儿小的时候，西头也曾有一家药铺，后来因用错了药吃了一场官司便关了门，就只剩下东头闫先生一家了。村子大，先生少，一到闹病时，往往请不到先生，再加上穷苦人家多，吃不起好药，所以很容易殇人，尤其是小孩儿殇得更多。挨家数数，几乎没有一家不殇孩子的。这也是一般人家为多生孩子而心情矛盾的一个原因：多一张嘴，自然增加了一份为衣食而奔波的忧愁，但也减少了为某个孩子一旦夭折所产生的那份担心。至于大人，因缺医少药而来不及治疗所致死的也挺多。多几个先生，多几家药铺，这是每一个乡亲都盼望已久的事啊！想不到老二小子竟产生这念头，怎不让人惊喜呢！

他搂过儿子亲了一口，问：“小，跟爹说说，你为什么想当先生？”

“给咱家里人看病，给乡亲们看病呗！”

“好小子！”他一把抱住儿子，亲昵地说，“爹一定想法让你学医！”

妻子端着刚熬好的药碗来到旁边，高兴地说：“瞧你爷俩这亲热劲儿！小，快把这药喝了！”

“娘！爹说了，让我学当看病的先生！”

“好，等你好利落了咱就去跟你闫爷爷说！”娘说着，端着药碗凑到跟前要喂他，他却主动从娘手里接过碗，咕嘟咕嘟地一口气把药喝了下去，“看，喝得多干净！”把空碗翻了个过递给娘。

见他这样子，爹、娘都盯着他愣了。

以前让他喝药，就是捏着鼻子往嘴里硬灌都不容易呀！

此时，就连小璋章自己也挺纳闷：过去一看见黑乎乎的药汤就觉得恶心，喝起来实在不是滋味儿！可今天，不知为什么竟觉得这药汤却不那么难喝了。更让他奇怪的是，这碗药一喝下去，顿时觉得浑身松快了许多。“这药还真灵验！”他心里赞叹着，走到药锅子跟前，用箸子拨弄着里面的药渣，想：这些黑乎乎的杂七杂八的玩意儿掺到一起熬汤喝，怎么就能治病呢？

他心里嘀咕着，于是又想起了闫先生。

哼，这老先生还真有两下子！我一定要跟他学看病！一定要当看病的先生！

夜色朦胧。除了宗家台、曹家街的几户大财主家亮着灯光外，一般人家都没点灯。等孩子们睡了后，宗连熙两口子仍在合计着日子该怎么过。

“老二小子像是着了魔似的一心想学医，要不你得空跟闫先生说说。”妻子一边用蒲扇给孩子们扇着凉、轰着蚊子，一边说。

丈夫用手托着旱烟袋，一口接一口地巴咂巴咂地抽着，过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唉，眼下怎么跟先生说？咱这小子还不识字！得先想法让他上学才行！”

“要是让老二上学，那老大怎么办？还有老三哩！闺女家识不识字没关系，可这仨小子要是都上学，咱可供不起！不都上，那让谁上不让谁上好呢？”

妻子说的也正是丈夫所想的。大儿子都13岁了，没有让他上学，一则是因为打分家后地里的活儿自己忙不过来，得他帮忙；二则是手头紧巴，供不起。说心里话，哪个做爹娘的不想让孩子上学？不盼望自己的儿女能出人头地？像自己这样多半辈子跟土坷垃打交道，能有什么出息？爹在村里也算能干的了，可辛苦了一辈子，不也就是勉强强养家糊口吗！自己多想不再走爹的老路啊！可是成家十几年来，肩上的套夹板一年比一年紧，若是大点儿的孩子不帮忙，这一家人的生活光靠自个儿两口子还真是不好过下去！“难道仨小子都让他们当庄稼汉？”平时就常在心里这样自问自的问题，此时又格外强烈地在他心里翻腾起来。他也曾动过让老二上学的念头，可地里活儿一忙就顾不上了。“老大已经耽误了，只好跟着自个儿种庄稼了。这老二天性聪明，又有一股要强的劲头，不能就这么给耽误了！”他反复地思虑好久，终于下定决心。

“先让老二上学，老三等几年再说。”

“这可就苦了老大了，哎！”妻子低声说着，长叹一声。

“谁让他是老大呢！再说，老大虎虎实实的，适合种庄稼！”

夜深了，当爹的在窝棚下一块门板上躺下了，做娘的还在用蒲扇给孩子们扇凉、轰着蚊子。滔滔的流水声，阵阵的蛙鸣，还有时而传来的狗叫声，在村内外回荡着。

2 冒险救治

毋极县虢镇。“济生堂”的牌匾挂在一家体面的药铺门口，格外耀眼。

这儿离药都祁州虽然隔着一个南深县，但也不过百余里。“济生堂”的掌柜大脉先生孙贤真，是唐代名医兼著名养生家孙思邈的后裔。在方圆几百里内，一提起济生堂，几乎无人不晓。

孙老先生的药铺临街朝南，一排6间房的铺面：两间用作诊室，4间用作药铺。在药铺的后面，是孙老先生的宅第：一套很讲究的四合院和一个不大的后花园。

初夏一天的后半晌，一个朝气蓬勃、眉清目秀的青年在药铺正忙着给人抓药。只见他熟练地一会儿在一个个药斗里抓出药，放在戥子里称着；一会儿将一些块状的药放进捣药钵内，咚咚地用药锤迅速捣碎；一会儿又将一包包药很利索地包上、捆好，和蔼、热情地递到抓药的人手里。

他就是宗瑋章，来跟孙老先生学徒已经两年了。

孙老先生共有3个徒弟：除他之外，还有大徒弟张休和二徒弟程振法。他年龄最小。两年来，在老先生的教导下，他学习、熟悉了常用中草药的形、色、味、性和归经，彼此之间的生克反畏关系，以及常用药的加工、炮制方法。

二师兄去忻州趸货了，大师兄陪着师父到几个危重病人家复诊，药铺里就剩下他一人当班。燥热的气流在街上游荡，时不时扑进药铺。

忙碌了好一阵子，他好不容易趁没人来抓药的空闲，拿出那本不知裱糊了多少次的《针灸甲乙经》扒着柜台温习。突然，急切的哭喊从街上传来：“老先生！快救命啊！”

他忙往街上看，只见刘大壮家的大婶抱着孩子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焦急地哭喊：“小宗师傅！快叫老先生救俺小子！”

她嘴里嚷着，脚早迈进了药铺，一看老先生不在诊室，急得连哭带喊，眼看就要瘫在地上。

瑋章忙上前把她扶住。她心急火燎地问：“老先生什么时候才回来呀？”

瑋章探头望望明亮而燥热的街上，没有人影，回头着急地冲刘大婶摇摇头：“说不好！村子这么